

视觉
读本

诺阿诺阿

高更塔希提岛手记

「法国」高更著 马振骋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诺阿诺阿

高更塔希提岛手记

[法国] 高 更 著 马振骋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阿诺阿——高更塔希提岛手记 / (法) 高更 (Gauguin.P.) 著; 马振骋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1

(视觉读本丛书)

ISBN 7-5339-2117-8

I. 诺... II. ①高...②马... III. 随笔—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1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31878号

诺阿诺阿 ——高更塔希提岛手记

作 者: [法] 高 更

译 者: 马振骋

策 划: 王晓乐

责任编辑: 王晓乐

装帧设计: 胡东梅·麦唯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孙旭明

责任出版: 朱毅平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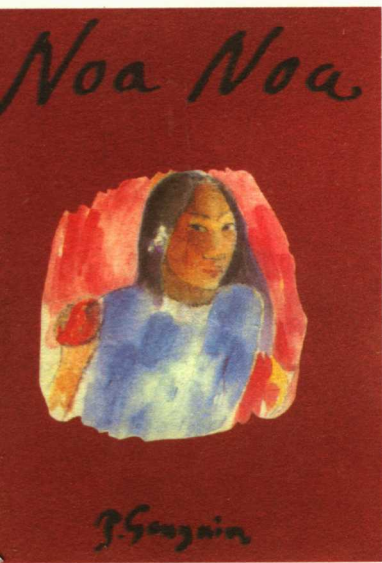
开 本: 880×1240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1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7-5339-2117-8/J.178

定 价: 25.00元



法国前后出版社《诺阿诺阿》
手稿影印本封面

序

马振骋

多年来，保尔·高更时乖运蹇，在一八九一年那个四月初，他像背运的人那样阴郁沮丧，站在船头面对着海洋，船正把他带往世界另一端的塔希提岛。保尔·高更抛下了法国，他的绘画在那里缺少知音，家庭、经济纠纷弄得他焦头烂额。他形单影只，没有朋友陪伴。

一八九三年，保尔·高更给分开多年的妻子梅特·加德写信说：“我正在整理一部关于塔希提的书，它对理解我的绘画很有用。”

高更说的那部书，就是他在塔希提写的散记，整理后的书名叫《诺阿诺阿》，当地土话的意思是“香啊香”。

高更一八四八年生于巴黎。三至八岁在秘鲁度过，回到奥尔良后过得很不愉快，经常逃

学躲入附近的林子里。十七岁弃学，当了七年水手。后来进入巴黎一家银行工作，娶了一名丹麦女子为妻。二十六岁开始画画，跟毕沙罗交了朋友。他的《维罗弗莱风景》一画在沙龙展出，随后几年经常与奋斗不懈的印象派朋友共办画展。

高更放弃了银行工作，专心画画，妻子不赞成他的做法，离开了他。此后他为物质生活所困，一直很少有如意的事。由于志同道合而聚在布列塔尼蓬达旺作画的画家，不久也四处星散；高更与凡·高在阿尔“黄房子”（南方画室）试图创立新学派，才两个多月就闹得难以相容，他不辞而别，而凡·高当夜自割耳朵。

他虽然心高气傲，充满创意，但他的画在巴黎很少有人问津。高更决定离开令他窒息的欧洲艺术氛围，到“蛮荒之地”去寻找人的本真，最初目标是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后来选择了太平洋中的法国属地波利尼西亚群岛。

在接二连三的厄运中，《诺阿诺阿》好像



《自画像》细部，1891年，
画布，油彩，55×46厘米，
美国，私人收藏

是高更惟一不用绘画来表达的一段幸福时光，
“南纬十七度，夜夜都是美的……北纬四十七度，巴黎，我相信，椰子树已不存在，声音也不再悦耳动听……”岛上的湖泊颜色鲜艳，树木郁郁葱葱，土地闪烁着“流金与阳光的快乐”；土著居民性情温和，他的塔希提少女热情顺从，激励着他的创作……《诺阿诺阿》勾销了孤独、病体与贫困的煎熬。阴影与阳光，地狱与天堂，高更总是更接近前者，也由于这个原因，《诺阿诺阿》写得既明快又粗糙，使我们深深感动。

但是宿命还是扑向作品和画家本人——这部作品短小精悍，在今日的版本中终于恢复它原有的光泽。《诺阿诺阿》为了走出阴影，重见天日，足足等待了六十三年。如果说高更的道路充满坎坷是非，引人遐想，《诺阿诺阿》手稿也历经曲折离奇。

高更最初怀疑自己的写作才能，他请朋友诗人夏尔·莫里斯修改润色。莫里斯个性执拗，文才平庸，加上许多华丽花哨的辞藻，使

《诺阿诺阿》失去了原有的力与特色，添加了许多累赘与夸张。

一八九五年，高更第二次去塔希提，给文稿配上一系列水彩画、木版雕刻和照片。这样使作品改变了性质，一部普通的、还有点凌乱的散记，添加了这些精彩的视觉作品，可以看做是高更晚年的艺术文化宣言，“我愿意创立一种敢做一切的权利”。他在岛上寻求的是人的原始淳朴，不是宗教的神秘。

一八九七年，夏尔·莫里斯把高更文章的选择段交给《白色杂志》发表，插入了许多自己写的诗歌，还把其他人笔记中的塔希提神话传说，也作为高更的考察放在文内，把原本非常质朴的作品，做得不伦不类带上了学究气，竟还签上自己的名字与高更并列。

高更在几千公里外的太平洋小岛上，风闻此事，给莫里斯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否认这样的作品，但是莫里斯我行我素，叫高更奈何不得。尽管如此，诗人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高更的原始手稿，这也是我们的幸运。一九



高更在许弗内凯花园中作画，
照片摄于1889年左右

〇八年，画家去世五年后，手稿卖给了版画商爱德蒙·萨戈。

一九〇三年一月，塔希提岛受龙卷风的蹂躏，高更勇敢正直，在岛上维护土著的正当利益，不惜与法国殖民当局发生冲突。五月八日，他心脏病突发，猝死在马克萨斯岛阿图阿那的一间小屋内，只有土著陪伴着他。

第二天，当地传教士走进他的小屋，烧毁了留在室内被他认为不道德的二十几幅裸体画。三个月后，日后成为法国研究东方文化大学者的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当时是个青年医生，随同医疗队到塔希提救灾，八月十日走进高更与世长辞的那间小屋，墙上还挂着不少画，玻璃门上也涂满了画。高更遗物在帕皮提拍卖时，他买到一部册子，里面有高更零星的稿子和许多插图。这部册子后来辗转回到法国，先由高更的好友达尼埃尔·德·蒙弗雷保存，后又归卢浮宫图画室收藏。

长久以来，大家只知道一部被歪曲的《诺阿诺阿》。直到一九五四年，爱德蒙·萨戈的

女儿在阁楼里发现了沉睡几十年的高更手稿，出了少量影印本。然后又等到一九六六年，才由巴黎出版商安德烈·巴朗发表高更写的《诺阿诺阿》，附有宝贵的注解和评论。

事情还是没有圆满解决，还要等到一九八七年，塔希提帕皮提高更纪念馆根据高更原始手稿和卢浮宫博物馆图画室收藏的高更《诺阿诺阿》插图，委托前后出版社出版了八开本的《诺阿诺阿》，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既恢复了本来面目，也更符合高更的原意。

这离高更逝世已八十四年。

在这里推出的《诺阿诺阿》中译本，是国内首次根据高更原始手稿影印本翻译的，配上一八九五年手稿上的插图。这些插图最初的灵感都来自德瓦依乌塔湖，高更热爱那个湖，在这些使他眼花缭乱的大自然与生灵之间，住了几个月，那里就像他在《诺阿诺阿》中写的，一切都闪烁着“流金与阳光的欢乐”。



这是高更给许弗内凯的信中谈到的所谓的“悲惨者”自画像的草图，1889年，木板，油彩，80×52厘米，华盛顿，国家画廊，彻斯特·戴藏



Notes Diverses.

A - La forme sculpturale de la 'bas -



Deux colonnes d'un temple, simples et droites -

Deux yeux de la poitrine

Et le haut vaste se terminant en pointe

le grand Triangle de la Trinité -

Le pouvoir d'en haut -



Le Grand Taa roa existe, l'univers existe, le
de la volonté Suprême il les réunit.

- à introduire -

Il était
Hoaroa était son nom - . . .

- Légende des Aréois -



Noa Noa

零星注解

A. 那边的雕塑外形

一座寺庙的两根支柱，简单挺直

胸前的两只眼睛

宽阔的顶部收缩成尖形

三位一体的大三角

上天的权力

达达阿罗阿^①是存在的，宇宙是存在的，混沌，

用神的意志把三者联为一体

介绍

他是

达阿罗阿是他的名字

阿雷奥瓦^②的传说

① 达达阿罗阿，塔希提传说中创造天地的神，组成自然界一切的神。

② 阿雷奥瓦，塔希提岛上的一个宗派。



我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交给我这项任务——可能是要给人留下支持一名艺术家的印象。

我不明白我又为什么口袋里藏了这张纸去进行这趟旅行。这是因为有时候必须乘官方的轮船才能到达那里，这样就没什么理由把你推到水手舱里；亏了那张纸，又蒙努美阿内务秘书的好意，我登上了“维尔号”的官员舱。返程中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

塔希提岛总督黑人拉加斯加德要求“杜夏福号”船船长让我有个军士长的位子。不管怎样有时还是会得到礼遇的，尤其在海军中。曼塞隆船长、大副德国先生、所有其他军官、迪富尔·马丁^①先生给我很好的接待，我住进了官员舱。靠了这几位先生，我颇为愉快地回法国。^②

① 这是原文。但是从这段文字与本书后面补录对照来看，显然最后这个名字应该是指迪富尔与马丁两人。

② 高更手稿中这几段文字被划掉，也许是他的原意，这里仍旧保留译出。

J. Gougenin



Noa Noa



六十三天以来，我在旅途中，热烈向往那块令我魂牵梦萦的土地；六月八日，我们看到海面上有奇异的火光曲折移动。天色昏暗中凸显出一个带花边的锥体。

我们绕过莫雷阿岛发现了塔希提岛。

几小时后天色破晓。船头对着维纳斯岬慢慢驶近礁石，进入帕皮提航道，顺利停泊在锚地。

对于旅行阅历丰富的人来说，这座小岛不像里约热内卢海湾那么迷人。这里洪水退后留下的几座山颠，一户人家爬了上去，繁衍生息；珊瑚也爬了上去，把这座新岛团团围住。

早晨十时，我拜会拉加斯加德总督，他把我当做一名负有法国政府使命（表面上是艺术使命）的贵宾，尤其当做政治间谍接待^①。我尽一切努力消除当政者的误会，但是没用。他们相信我是被雇用的，我保证说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个时候，国王^②病入膏肓，臣民每日都在等待一场灾难发生，逐渐在城里产生一种异象：从欧洲来的商人、官员、军官、士兵在大街上依然欢笑歌唱，而当地人面容肃穆，在王宫四周低声交谈。

锚地内，橙黄色帆船在蓝色海面上不寻常地移动，阳光

① 诗人夏尔·莫里斯给高更弄到一封公共教育与艺术部推荐信，提到“一项官方任务”，其实只是为了买船票可以打折。恰逢拉加斯加德总督在等待法国宗主国政府一名秘密特使，遂有此误会。

② 波马雷王朝建于1762年，曾经接待过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1728-1779）的波马雷一世（1743-1803）登位。他的儿子波马雷二世（1780-1821）皈依基督教，引起暴乱后，实行血腥镇压。波马雷四世女王接受法国保护国的地位。她的儿子波马雷五世在1881年逊位，从此只保留荣誉地位。这里指的是他。